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（四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67,000 开本 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060

定价 1.45元

第 四 卷

目 次

叔 文

费家的二小1

石 灵

捕蝗者18

何家槐

出狱63

靳 以

下场72

生存88

沉 樱

旧雨107

蒋牧良

夜工122

集成四公136

雷153

伊 凡

没有了猪的猪栏164

蒋 弼

小罗子181

老 舍

上任	195
柳家大院	212
月牙儿	223
断魂枪	251

欧阳山

七年忌	259
好邻居	273
黑女儿和他的牛	281

夏征农

一篇嫁女人的账	294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毕象午

幸运	312
----------	-----

师陀

寒食节	319
期待	337

王家楫

世家	345
----------	-----

吴奚如

活摇活动	354
------------	-----

肖军

货船	386
羊	402

肖乾

皈依	434
栗子	450

沈起予

难民船460

聂绀弩

邂逅483

万迪鹤

没有准备497

费家的二小

叔 文

二小在她自己家中，是一盏灯，一朵花，一簇欢欣。颜色光明炫目，声音清新悦耳，青春的愉快酿了一脸的微笑，样子在任何时节见了皆令人高兴。

父亲是个老农。这一家之主，田中锄田耗草劳作了一整天之后，全身筋骨为疲劳所浸透，带了点儿说不分明的埋怨，回到家来时，几几乎快瘫倒了。只消二小迎面一声“爸爸！”接着倒茶，打水，端长凳，摆碗放筷子，在老人面前跑来跑去一阵忙乱，老农一切的委屈，在这情形下，就完全打发尽了。

家中还有个哥哥，近三十岁了的人，还是一个单身汉子。由于天的吝啬同人的吝啬，世界上女人纵多，许多地方把人不当人作数，这正直诚实的庄稼人，似乎就永远不配得到一个女人。这人身体结实如公牛，性格忠厚如母牛。本地既连年水旱兵匪迭次而来，每个人皆应蓄了精力来对付那一块土地，每个人都得在自己一分灾难上担当一切，娶一个老婆既不是他的分，他就本本分分帮助老父耕田种地，从早到晚劳作。口渴了，伏在田塍小溪边，大碗的凉水喝下，饥饿了，凡是可吃的全从那张大口填进胃中去，夜了，就躺到自己木板床草席上睡觉。身体性格既强健驯良如一种畜牲，故从不逃避工作，也不怀疑生存，不同城里人一样，胡思乱想打算发财交好运，同时也不头痛伤风害病。镇上一

百个大手大脚农人中，一百个不同的外貌，一百个心，全是同样听天由命无所欲求浑浑然度过他们一生那么样的人，二小哥哥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。

这人的确可算个很好的人。那分朴素的愚蠢，同大地正相亲洽。虽本镇人共通的坏处，在这个单身青年农人性格上同时也未尝不可以发现：有了机会，把严冽的烧酒灌到腹中去，全身发热发酵时，那种酒后脾气也真是脾气。爸爸，妹妹，不管是谁，到了那个时节，一切粗话野话全骂得出口。那时节，平时那一分好处也完全失掉了。但这人就并不常常喝酒。有时即或小醉了，人还一半清醒，同谁有了争执骂出野话时，一听到老父亲的叽咕，再经二小眼光光的望着，半嗔半劝的数说了一遍，这醉酒者便什么话也不敢再说，只老老实实的躺到自己铺上去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二小在家中是顶小的一个人，但在许多地方又象顶大的一个人，家中不止哥哥有些事情怕她，爸爸甚至于也必须怕她。父子皆为这女孩子所慑服，二小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。为什么家中人得“怕”她，这总有个道理，可是她不必明白这道理。

二小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做闺女，按照本乡风气，未出嫁的闺女日常所做的事情：烧茶，煮饭，浆洗衣裳，把青菜蒸好，晾到太阳下去晒，再揉些盐放入大瓮里作霉干菜，用油枯灰浸煮自绩自织的麻布，回头又拿到小河水里去漂白。……真可谓样样来得。每日照料两个男子的饮食以外，还得喂鸡，喂鸭，喂狗。她不拘做什么总那么一股精神，把一切事情作完了，便坐到小院中石碌碡上去，轻轻的唱着。为娱乐自己，娱乐家畜，总轻轻的温柔的唱着。

按照本乡的风气，一个女孩子生下地来，若果命运不派她出

世时淹死在水里，就得很早送给人家做童养媳。二小出世时本应当溺死。可是母亲来不及打发这女孩子回去，自己就死掉了。爸爸怀念着母亲，却把二小好好的喂养下来，在一种俨然奇迹中使二小长大成人了。

本地习惯对于一个女孩子，不管如何为家中所重视，到了十二三总得给定下一个人家，十五六就筹备一份妆奁，嫁给一个男子，十七八左右，便规规矩矩替人家生养孩子了。女孩子十六岁还不出嫁，少不了就成为隔壁邻舍婆婆妈妈来担忧发愁的人物了。

大家将想：“姑娘那么大了，不给打发出门，不进尼姑庵就只有嫁四十五十的老嫖子填房，真是古怪的爸爸妈妈。”

这种女孩子若出门到别处去，老年人望着那苗条身子，大而乌黑的辫发，总忧愁似的，替自然与习惯叫屈。女孩子既然熟透了，应当在自然方面担负一分义务，逃避这义务便是罪过。照习惯说来，十六岁女孩子已不许搁在家中。这些人似乎正为这点原因发愁。

二小今年恰巧满十六岁，一个结结实实的大个子，一头乌油油的黑头发，眉眼端端正正，身材灵活，挑水煮饭洗衣绩麻样样都来得，又会作一手好针线，正是镇上每个单身汉子心目中的活观音。年轻人见她在井边打水，走过身时总得想法子替她出点力，就便说两句痴话。女孩子见她时，不妒忌她的便得亲近她。做父母的全想有那分福气，把这女孩子一花轿抬进屋里来做媳妇。

由于二小体面，能干，庄重，和气，且那么一包年龄还得不到一个主子，因此自然就忙坏了许多做媒的人。媒人来了一趟又是一趟，提亲的去了一家又是一家，这里面自然也就并不缺少多

少本镇上令人看来眼热的人家。可是那个爸爸，那个哥哥，再加上她自己，不拘某个媒人上门时，其中总有一种理由，把这来人的提议打消。无论你有什么田地，姑爷生长得如何一表人材，如何俊，无论你媒人多么伶牙利齿能言会说，为人古怪的费老爹那一关，首先就不容易通过。

人来时，和气得同贩牛商人见税官神气，一面喝着苦茶，一面谈闲天，先是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，讨论米价盐价，后来方慢慢转到婚事上来。

这一方面虽然绕着弯子提这件事，那方面却常常不必来人把话说毕，就提到了结论，一切无商量余地！

来人解事的，见失败了，为自己留着个希望，预备再来一趟，必定说：

“大伯，大伯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就这么那么办，过些日子我再取一个信，留句话到十天半月说也不迟。”

那老爹总摇着斑白的头颅，即刻把半月后的答复告诉来人：

“早早的我就说也得了，用不着十天半月。我告诉你：‘不成！’”

那人若不知趣，还是用一种由于习惯装成的笑容，把脸子压得扁扁的，再来说费话，老人便不作声，自己扬长走开了。

老爹不管有人无人心里总那么转着：做媳妇的日子长，做女儿的日子短，要给人，也得过两年再说。也许这算得是一种私心，然而天下做父母的，若果女儿乖巧解事，谁没有这种私心。

由于老爹的固执，许多人都不得不在老爹固执的摇头之下，将一把希望抛去。

就因为老爹言语上那点神气，许久总还保留到一些人记忆上，大家失望之余，便自言自语的议论着：“老头子眼睛生在头顶

上，只望见天上的星子。女儿还小，一百岁还小，这会子不给人，过两年搁老了时，白送给屠户，屠户人家还不要哩！”

但凡认识过二小的一切人，却仍然那么欢喜二小。一说及费家二小，对于老爹的固执不大原谅，对于二小的命运，必代为抱屈似的，用惋惜口吻来讨论这个人。

“二小命不好，娘早早的撒了手就走开不管了；若做娘的活在地面上，自己记起自己做新媳妇的规矩，也不会把个好女儿白糟蹋了。”

“只因为那古板老头子，从不放口，好象等薛仁贵似的等着，不知将来谁骑了白马来招亲！”

.....

不是那么说也就是这么说，费老爹听到时装着不曾听到。他有他的主张。为了心上那点主张，使他对于外面人的一切议论，只在脸上挂着一丝儿微笑。人家不懂他，他也不求人懂他。

二小究竟是命好命坏，谁能判定？在这个家中，虽然穷一点，缺少种种乡下财主的舒服，但乡下人天生若是穷点的人，家庭又十分和气，就从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舒服。这家中爸爸宝贝她，哥哥宝贝她，任是什么总把二小放在第一位。任何时节各人眼睛接触眼睛时，总那么温和亲爱。做事情时，一切粗糙的不是一个女孩子所能担负的，作来脸红气喘时，爸爸哥哥不拘谁个见到了，总抢着去帮忙。譬如扛取大束的稻草，背负超过一个女人所能担负分量的红薯，若为了点强悍天性，爸爸哥哥帮忙时也偏不要，红着脸把事情做完，那边父子俩便笑着褒奖二小：“二小，可了不得，力气快可以打豹子了。”二小一面用青围腰揩额上的汗水，整理鬓边头发，一面就说：“这也稀奇！还不到八十斤，再

多点也不会把脊梁骨压断。”虽然那么说着，第二次的事，哥哥可抢先做去，再不许二小动手了。二小还为那一点夸奖十分快乐，见哥哥替工，必仍然抢着去做。若那时正负稻草，也就扛了一小束，陪哥哥把工作处理完事。有时做的是一些女人所做的事，譬如切猪草，拌糠，做酸菜，在小磨石上推豆浆米浆，爸爸哥哥见着了，觉得正闲着无事，一面同二小谈点本乡故事，一面帮二小的忙。二小见父兄两人处理得毫不得法时，二小必同做母亲的一样，微笑着，把牙齿咬了下唇，装成生气的样子，撵开两个人：“得了！得了！这不是你们做的事，你们一来就全弄坏了。好好的为我坐到灶头那边去，让我来！”爸爸哥哥互相望望，也就微笑着，规规矩矩的坐到一边去看二小做事了。

二小在这一家中间，事情似乎做的顶多，但一切工作皆永远不使她厌烦。

由于早年无母与小小的就为父兄所爱，二小血液中混杂了两种不同的性质：早年丧母，一家失去了主持家事的重心，照应男子们衣履茶饭，料理一切繁琐家务，既全得二小，这分工作很早就在二小身上养成一种温柔持重的母亲品格；家里的事并不比田里工作轻松，二小能独自不慌不忙从早到晚埋头工作，把一切料理得妥妥贴贴。凡事由她主持，使她倒象个中年妇人，反以替丈夫儿女日夜操作到筋疲力竭为一种安慰了。另一面呢，由于父兄的过事溺爱，二小便成为这家中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儿了。二小虽可以把家事处置得上好，同时也仍然可以蹲在地上尽可能的装小撒娇，得父亲来摸着辫发，乖乖宝宝的加以爱抚。哥哥若上茶馆，也总永远象把二小当成小孩子一样，不忘记为她带点吃食回来。一包花生，或两串糖葫芦。见了二小时就说：“二小，这是你的。”二小见了，把她应得的一分弄到手时，总欢喜

得同小狗一样，站在门槛上，一面吃一面摇动头颅。二小有事时作事，无事时，拿了小小竹管子，屋前屋后的吹着，家中人也不说她笑她。

一家人口既那么亲爱和气，一切生活既那么自然，只要人不懒，天肯照应，年成不捣乱，衙门里不派捐款，不加租税，这家人一年四季过的全是快乐温暖的日子。日子既过得十分从容，故眼看着别人家女儿到了相当年龄，就坐上一乘花轿，跟着一阵吹吹打打，给抬过另一陌生人家去做媳妇，为那陌生人家操作，伴同一个男子去过活，这类事在二小看来，就毫不觉得可以羡慕。她在那她地位上，如同一个喜鹊在它自己窠中，这个窠她住得上好，就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她会离开这个窠同身旁的父亲哥哥，向一个陌生地方飞去。同时父亲同哥哥，也似乎不曾想起这连结得那么坚固的父子三人，忽然会有分别的一日。

当第一次有人来为二小做媒时，一种冒昧的提议，竟给了老年人极大的惊讶，他完全想不到有这种事情：他想象这是人家见不得他有这么个好女儿，要来对付他，把女儿讨去折磨，故当时打发了媒人走路后，还为这件事不愉快了半个月。后来提亲的愈来愈多，简直叫他不耐烦起来，他就把这些人认为“好事贪财不吉利的家伙”，来一次生一次气。粗声大气的把那些平时自以为有点儿相熟方来做媒的人物，打发出了门，还认为晦气得很，非得同儿子把那人坏处说说，便不能快乐。每一个提亲的人家，两父子皆能挑些短处出来作为拒婚的理由。家庭坏一点的自然不成，太好了一点呢，就说：“那家太好，我二小不配。”让媒人瘪了个嘴走路。

费家父子平时在任何方面待人接物皆显得十分厚道，只有在这件事上，固执处同小气处，把人变得异常不和气：

五月的天气，午后太阳晒在人头上背上，使人开始感到一点儿烘炙。

费家父子正合力在一畦秧田里拔草，用平头锄开沟导水。

远处大路上有人走来，瓜皮小帽，灰布长衫，玄青色土布马褂。这人刚一见父子两人，就连连作揖打拱，用大喉咙喊：“老爹，好忙！我打你家里来着，你家二姑娘说你在田里，我就找来了——打扰你，我有话来同你商量！”

老人抬起头来，由那一顶镇上唯一有绅士风的瓜皮小帽，就认得这个人是兴德堂药材店的老板秦三。（一个专门包揽闲事的家伙。）当下老人放下手中锄头，还了一个揖，“三爷，什么事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好事！”

老农一面带了点掩不去诚实的狡黠的望着那个人，一面轻轻的说：“好讨厌的事。”

说时跨上田塍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到路边那株大榆树荫下去。

到了树荫下，药店老板笑嘻嘻的，满脸带了谄媚的神气，说：

“我给您恭喜来着。这回别再不给面子了，乌七八糟不象样的人家，我秦三脸再老也不会来碰钉子了。这回提的人家包你中意，不是别人，大云集的刘财主！”咬着字眼儿说过了对亲的门户时，他便把一双小眼睛瞅着费老爹，好象探询的神气，仿佛在问：“听着了么，刘财主！”

老爹知道这个刘财主。大云集刘家是北乡数一数二的土财主，也是北乡数一数二的恶霸。平时倚势凌人，无所不为。靠放印子钱盘剥贫民发作起来，为富不仁，不犯人法也逃不了天罚。费老爹听到这个名字就极不高兴，但他却勉强笑着。他说：

“三爷，你在拿我开心了，我们什么人家，高攀得上？”

瓜皮小帽以为老头儿有点动了，只怕自己女儿配不上。便趁势和彩：“原说，那些大户人家那里把我们庄稼人放在眼拐上？这回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！大爷听说你家姑娘贤慧能干，说：‘只要人，不管门第。’这，那来的好运气！我说：‘那好办，我去我去。’如今就那么来了。好爹爹，答应了吧……”

老农想打那坏蛋一巴掌，手已辣辣的，却伸不出去。秦三见老爹不语，还以为他迟疑不决，便又把声音放低放软，半劝半诱的数说了许多别的好处。见老农还是沉吟不语，便说：“我说，老爹，你别打不定主意。你家二姑娘年纪也不小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老耽误在家里你也不怕背地给人骂！挑女婿挑了十几年，现在挑上一个活财神！”声音至此更低更软，含了不少卑鄙下贱成分。“想罢，你不趁此答应了，得一笔礼金，了一场心愿；而且，那么个财主女婿，还少得了你下半世穿的吃的？一切放心，保山在此，……一切有我！”

老爹见话越说越不入耳，手伸出去了却不能打那么一下，便搔着头说：“不行，穷是命。”又说：“我穷了一辈子，到现在也不想靠女儿发财享福！这回多多得罪，不能答应，您回去请回上大爷，说：‘二丫头毛手毛脚，乡下人不懂得大家规矩，不敢送到大户人家去丢丑，’得了。”

话既说得这么绝决，秦三碰钉子不止一次，懂得这老头子的一股劲儿，没有办法，下不了台，只得干笑几声，自己替自己打收场锣说：“那里话！那里话！老爹，您回去同你家姑娘商量商量，明天我来听回话，这事不是当天办得好的，慢慢的说，我们明天见！”说完又连连拱手，连老人的回答“不用来听回话，已说到尽头了”，都不听，就转身走了。

那一个走了，这一个回到田里，儿子问：“什么要紧事？”

“鬼知道什么要紧事，还不是鬼主意！”

停了一歇，二小哥哥问：

“那家？”

“大云集刘财主。”

“喔，那个猪！看他那肥头肥脑就不象个人！”

“是的，心也不是人心。去年陈三娘上吊，不就为欠他七十块钱，一时还不出，硬把人家老板押将起来，哀求无门，急得人上吊！北乡这一带穷苦做田人，那一家不受他的害。人家女儿生得端正一点，就想方设法买去当丫头；当丫头，谁知道，乌七八糟！”

“狗杂种！”一锄头下去，因为用力太猛了点，锄头落了柄。

“二小受不了这个罪，我不把她往火坑里送——怎么，楔子碎了？不行，家去换一把吧。”

儿子蹲在田塍上整理了一会，还不济事，便向家中小路走去。剩下独在田中的老爹，忽然记起另一时另一件事。

……爸爸，我大了，我养活你。我不到婆家去。我就只跟着你。您老了走不动路，我当做你的拐杖……。

多远多远以前的事！妻死后三年，二小的头才齐方桌那么高，小辫子上还扎着白头绳，陪爸爸上坟，见爸爸在坟前痴呆呆的抬不起头来，这些话，就是那时从二小小小的嘴里一字一字吐出来的。现在这久经时代尘土淹没的记忆，又重新被爬理出来，而且仍然是极娇憨极甜蜜的声音，毫不含糊，一字一字叩在老农心上。老农想到当时听了这话，如何伤心哭泣的事。想到失去了妻子那时的一切。想到二小那时那么小小年纪，如今一眨眼间便是十来年，二小已长得那么高那么大了。想到这里，老人笑了。爸爸真老了，二小不会离开身边的，谁见过拐杖能同老人离

开呢？

那一边二小哥哥，手里拿着脱了柄的锄头，走着，心里想着刚才秦三来说的那件事，心中怪不舒服。那东西也想二小！虽然明知刘财主不会派人来抢，却很想看一看二小这时正在做什么事，这哥哥于是加紧了脚步。

那人家门临大路，屋前有一堵土墙拦着，哥哥刚一过土墙，望到家中大门时，却看见二小正站在门口，心里就一轻松——但是，不，门前土坪里另外还有一个人！那人身边放一玻璃柜，手持小摇鼓，费大认得是卖杂货的货郎杨五，平时摇着一面小鼓，四乡八镇各处走动，卖一些针，线，钮扣，头绳，同一些女人用的零碎东西。现正佇立在二小身边，把脸向着二小，两手交叠在胸前，同二小说着闲话，态度十分从容。二小一脚站在门外，一脚搭在门槛上，身体靠住门框，手中纳着鞋底，眼睛望着活计，嘴角带笑，在同那生意人说话。两个人的态度全不象是才碰头的样子，似乎已经谈到很深很久了。

一见到这情形，做哥哥的楞了一下，站住脚，但立即又大踏步走向前去，走过两人身边时，也不招呼，便径自走进了屋子。二小一抬头望见是哥哥，连忙跟了进去，低着头怯怯的问：“要什么？要什么？”外边那个人不闻哥哥回话，却只听到一件铁东西使劲擗在地上的声音。看看天气，觉得痴耽在这里很无意思，就从地上背起玻璃柜，摇着小鼓“得咙咙咙咙”的向大村子那方面走去了。

二小第二次问“要什么”时，哥哥攫过一柄锄头，粗声大气的回答：“还用得问？眼睛不看我在拿锄头吗？”说完往外就走，走出门外，又回过头来大声说，“茶！茶！”

“水还不开哪，开了就给送去的。”二小说时似乎已经明白哥

哥生气的理由了，故回答时声音软软的也怪可怜的。

哥哥听着，鼻孔里嗡了一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水还不开，我不来一年也不会开！”说完后，眉毛皱皱，迈着大步向田里走去了。

过一会，二小拎了瓦茶壶走出屋子，五月的暖风吹在她身上脸上，舒服得使人难受，在远处“得咙咙咙咙”的鼓声还隐约可以听到，不知为什么，心上软软的，二小只想坐下来哭一会。但她并没有哭，把茶壶送到田埂上，什么话不说就走回家了。

哥哥到了田里，原就把所见的事情说给爸爸知道了。老爹望到女儿寂寞的背影，叹一口气，本想再同儿子说几句话，一见儿子赤红火热的脸，话到口边又止住了。二小的影子被青青的田塍快要隔断时，老爹心里起了疑问：“二小怎么的？”想到这里，再望二小，二小已愈走愈远。一分钟后，转一个弯，就给大寨上的枫树林遮着了。

晚间，真是一个异乎平常沉闷的晚间。气候既极闷热，这一家尤觉得空气不好。象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，把大家的口全封住似的，一家在沉默里吃了晚饭，谁也不愿先说一句话。

吃过饭后，父亲口衔烟管坐在矮凳上编排草鞋的耳子。二小心中若有所溢，把碗盏搬到厨房去，沉沉的低下头去洗刷碗盏竹筷。哥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又过厨房看看，象想说什么又总不说，似乎感到压迫，就走出去了。

二小望一望饭篮，剩下大半篮子饭。望着篮子，想起一件事来，走出来向爸爸说：

“今天赵家二嫂子来借石磨子，我给她搬去了。秦三爷也来过，他找你，我告了他您在田里。他见着你没有？”

“是的，见着的。”

“听人说宋家大院里鸡发了瘟，灌米汤可以不发瘟。”

“你一定灌过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

老人听二小说话了，很想装作平常快乐样子，接下去多说几句。且想把秦三来做什么事也告诉二小，但立即给另一个念头阻住说下去了。于是说：“今天会要落雨，怪天气。”

谈话接不下去，显然是这当中有了点什么。二小心里不好受。老人在想他的心事，想了半天，咳了两声，把烟管轻轻的在凳脚边敲了几下，就站起身出到外面坪坝中去了。

过一会，那爸爸在屋外坪中却很温和的问：

“二小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嫌冷静么？真的，我现在记性不好，想不周到，半年来都没有带你出去玩过。记得小时候骑在我颈上看出会的事么？那时你看会连饭都不肯回来吃，现在有会你也不要看了。赶明儿你哥哥上城，你跟他进城逛逛去。”

听了父亲说的话，二小心里一酸，眼水就滚下来了。隔了一会才轻轻的说出来：“不，我不爱出去逛，我不冷静，家里有事做，我做惯了，我只爱呆在家里。”所说的轻到只有自己可以清楚，然而爸爸却似乎听得极明白。那老人想：

“她不冷静，她只爱呆在家里，……”

第二天，天刚发白，屋后大槐树上雀子刚啾啾喳喳叫着时，二小在床上哼哼叽叽唱起来了。她一面穿衣一面轻轻的唱，虽然唱的声音极低，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全听到了。二小一开心，于是全家都活泼起来。爸爸忘了昨天的事，哥哥也忘了昨天的事。吃稀饭的时候，二小问她哥哥什么时候上城，去时要求带她一同去。哥哥自然是完全答应了。于是二小又计划进城应该玩些什